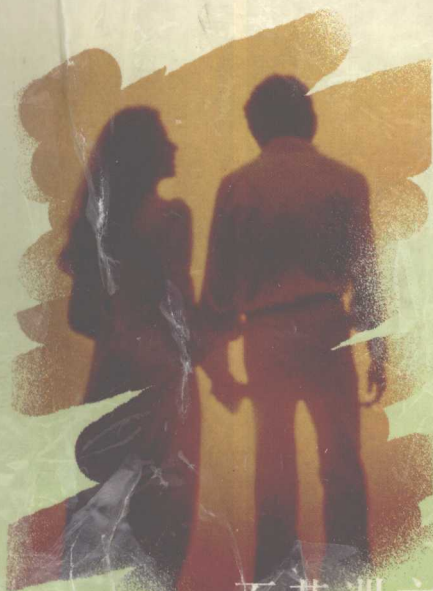




NICE GRASS OF CAMPUS

校园芳草

陈抚生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校园芳草

NICE GRASS OF CAMPUS

陈抚生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校园芳草/陈抚生著,一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1999.7

ISBN 7-80647-107-3

I.校… II.陈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1785 号

书 名: 校园芳草

作 者: 陈抚生

出 版 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)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22 万

版 次: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000

定 价: 15.00 元

ISBN7-80647-107-3/I·79

邮政编码: 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你是我,我也是你;
没有了我,你不复存在;
没有了你,我将销声匿迹;
你柔弱的身躯尽管靠在我宽阔的胸前;
我粗壮的臂膀能为你创造幸福的明天!

——摘自主人公汪明生的心声

内容提要

师范生初涉人世,遭遇激情;小青年走向生活,尝试百味。

汪明生从学校提前毕业于1958年3月来田锋小学任教时还不满十八岁。他英俊,活泼。爱好文学,喜欢戏剧,钻研教学,锋芒毕露,得到领导及同事的赞扬,备受青年女教师的青睐。

小说精心描写了他与颜碧秋、姚芳芳、胡玉芬三位美丽女性的感情纠葛及爱的归宿。其间有生离死别,有对命运的抗争,情节跌宕起伏,动人心魄。

同时,穿插了沈年田与李文英、龚云生与江丽真、高金凤与李腊根、魏自强与谢珊珊等纯理性、正常性、悲喜性、传奇性的爱情故事。

除此以外,在特定的广阔背景上,一批栩栩如生的小学教师向我们走来:想当教育家的杜祥贝、丑陋的张旭日、老实厚道的汪委明、充满诱惑的郁妙果、考戏剧学院的柳玲瑞、遭遇的周绍武、痴情的余德良、沉默的魏自强等。

尊师重教的公社党委沈书记和水门余村,也留给我们深刻的印象。

时代氛围,地方特色、风土人情、耐人回味。

小人物命运坎坷,但他们的爱刻骨铭心,对生活充满信心,豁达开朗。

作品幽默诙谐、情节出人意外。开卷有益。

序

傅汉清

与抚生兄相识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一次企业家、文艺家的联谊会上。那时，他精神焕发，春风得意，代表一家实力雄厚的汽配公司出席，却无有财大气粗的傲气，言谈间，温文雅尔，还流露出对文艺的热衷与熟悉，加上那魁梧壮实的身板和鼻梁上的近视眼镜，不仅令我印象颇深，且很快成了朋友。于是，我了解到他既是高级经济师，又是省剧协、市作协会员，常有佳作见诸报刊，他的剧作还获过相当级别的奖励。因为自己曾一度当过编剧，彼此又多了一份共同的语言。

1995年秋，我兼任《信息大千报》总编，运作数期后，深为经费所困，创办报社董事会时，头一个便想到了抚生兄，几经交谈，他兴趣甚浓。为此，我向有关领导推荐，请他兼任报社的常务副社长，在一起度过了近半年风风雨雨的日子。可惜，终因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原因，我俩先后退出了报社，各自仍忙各自的本职工作。虽然共同生活在一个繁华的都市，接触的机会却不多，直到去年丹桂飘香的季节，忽然接到他的电话，说要创作一部反映校园生活的长篇小说。我闻之欣然，又有几分惊诧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几个月后一个北风凛冽的夜晚，他挟着一叠厚厚的手稿敲开了我的家门，开门见山地恳请我当这部小说的第一位读者。言辞谦逊，神情专注，镜片后的双眸却洋溢着自然的光泽，他笑微微地说，写这部小说几乎是一气呵成，既不是求名逐利，也不是附庸风雅，实在是那段难忘的岁月时时浮现在眼前，情义无价，形象地把它记录下来，艺术地酿

成一部小说,于生活,于自己,真增添了无限生机。

实话实说,我是以一个专职编辑兼作家那近乎苛求的眼光来审读这部长篇的,然而,当我大略翻阅了那足有2万多字的提纲,便很快被书稿中的情节与人物所吸引。恰逢双休日,我几乎是端坐在书桌前一口气读完了23万字的手稿,随即拨通了他的电话,表达了一种收获的喜悦。

自然,这部小说很快得到了出版社的肯定,寻思作品成功的关键时,不由想起俄国大文豪列夫·托尔斯泰的一段话:“作家们,如果将来还有作家的话,他们将不是编造,而是转述他们在生活中碰巧遇到的那些有意义的,令人喜闻乐见的东西。”是的,作者正因为当年初涉人生时有那么一段刻骨铭心的执教生涯,他才能从个人体验出发,不回避世俗苦难,也不排斥理想希望,藉藉豪今天的高度回眸当年,使众多有意义的、令人喜闻乐见的东西,跃然笔尖,化为小说艺术,交织成多姿多彩的人生图画。那浓郁的生活气息,那有趣的故事情节,那充满诱惑的人生情趣、浪漫爱情,那各式各样人物形象,无不展示作者在对五、六十年代少男少女心理和情操探索的同时,注重开掘其中纯朴真挚的美学蕴味,也使小说形成了历史感与时代感交融互渗的特色。当然,这样说,并非指《校园芳草》无可挑剔。

似乎应该打住了,不过,还要补充一句,所谓“序”、“跋”之类,皆名家画龙点睛之精品妙文,我辈拉拉扯扯写下些题外话,确实是赶着鸭子上架,承抚生兄抬举,一再索要,不得已而为之。抚生兄阅历丰富,精力充沛,我寻思,他将会进一步开阔自己的视野,感悟更为厚重的生活,那么,借用一句套话:“一发而不可收拾”,他的第二部、第三部长篇巨著问世时,当是更为可观的成果。

1999年7月15日晚草于南昌

目 录

一 涉世之初..... (1)

从小到大,汪明生接触到的,都是美丽、善良的女性。从未见过像张旭日这样返祖特征明显的“类人猿”。

二 化险为夷 (12)

柳玲瑞天生一副好嗓子。鹅蛋脸,鼻梁端庄,睫毛细长,双眼皮轮廓很清晰的丹凤眼;皮肤如蛋清般柔滑,扎一对发梢卷曲的短辫;发育恰到好处的乳房把白衬衣从前胸顶起。

三 浪漫家访 (24)

水酒凉凉的。味道绵绵的、甜甜的。酒香浓浓的。又解渴、又解乏,并且“不要钱”。那位舀酒的胳膊胡子大师傅,听说客人是老师,把竹筒举得高高,酒碗倒得满满。

四 校园芳草 (37)

姚芳芳双眼皮一眨,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似有万千愁绪,长长的睫毛也无法掩饰;樱桃小嘴似乎总在诉说。全身散发出少女特有的淡淡幽香(不是化妆品、香水)。

五 江边邂逅 (50)

郝妙果解开胸前钮扣,一头秀发的脑袋往连衣裙领口一缩,像

蛇蜕皮一样,把一个白生生晒不黑的身子脱落出来。朦胧的月光下,绛紫色的游泳衣遮掩不住丰腴的肉体,那深深的乳沟像万丈深渊,引诱你往下跳。

六 遭遇激情 (62)

这一段路真黑。颜碧秋不由得抓住了汪明生的胳膊。汪明生豪气冲天。他真希望这时候出来一个歹徒,好让他表现一番。

可惜,平安得不能再平安了。不要说歹徒,连好色也没碰上一个。静寂的伸手不见掌的夜,整条路只听见他俩的脚步声。

七 饥饿时光 (75)

汪明生睁开眼,只见沈父拎出一个头号大鼎罐。满满一罐黄澄澄、绿莹莹、稠粘粘、喷喷香的蒿笋叶子菜粥。

大家都醒了,用大碗喝粥。那粥放了碱,还加了蒜蓉,煮得烂,又有些咸,味道好极了。沈父虽然抓出一大碗萝卜腌菜,但四位老师都没有吃什么菜,光喝粥,就喝得很香。

八 精彩世界 (90)

你善良的心肠,融进人世的苦难;你稚嫩的双肩,挑起太多的负担;你多舛的命运,有谁和你息息相关!?

九 围城内外 (102)

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一天到晚胡思乱想,心神不定。大丈夫当断不断,自寻其乱。理想,什么是理想?理想必须与现实一致,与需要一致。……国家培养师范生,为什么是公费?目的就是要他们付出!

十 空屋芳邻 (116)

他的手痉挛地在她身上颤抖地抚摸,仍不满足。从衬衣下伸入前胸。啊!她没戴乳罩,他直接触摸到结实、坚挺、滑腻的乳房。一阵从未有过的快感如电流般传遍全身。

十一 赣江之恋…………… (129)

章水、贡水环城而过,在八境台下合二而一,滔滔北去。从此,他们没有了自己,而诞生了一个新的名字——赣江。

“他们在这里相爱、结合。”姚芳芳注视碧澄的江水,江上的货船、客轮、木排,竹筏、渔舟,犹如蛋壳浮在水面,人就更渺小了。她忽而升华起一种超然的情感,“相爱和结合,是需要忘我的!”

十二 风雪夜渡…………… (141)

很快,汪明生就成了雪人。头发、眉毛、肩、背全是雪。飞到脸面、鼻子、嘴巴上的雪,顷刻化成了水,汇着汗一块儿顺颈脖,滴进热哄哄的胸窝、背脊。凉嗖嗖的快意一过,便是透骨的冰冷。姚芳芳紧跟在汪明生身后。他高大的男子汉身躯、硕大的背包,为她挡了一部分风雪。

十三 命途多舛…………… (154)

当周围的人都饥寒交迫,你不要说吃得饱,穿得暖;当未婚男子排成长队等待爱神的恩赐,你不要炫耀妻子的美丽和温情;当被人妒美的编制难以到手,你不要显示已经拥有。……

人哪!最要紧的是心地善良!

十四 爱情传奇…………… (167)

她火辣辣的眼光目不转睛地注视他,热润润的嘴唇迎上来,两人急促而贴切地吻在一起。

这时,一条碗口粗的大花蛇哧溜溜从灌木丛钻出来。它似乎

嗅到了人的气味，迅速昂起头，吐出长长的蛇信子。

十五 择师而教…………… (179)

月光下的姚芳芳，神采飞扬，字字珠玑，圣洁、美丽，真像苏联电影“乡村女教师”中的瓦尔华拉。

汪明生说：“我来补偿你。”把她揽入怀中，毫无顾忌地狂吻。

十六 身居庙堂…………… (190)

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我的肚子是橡皮做的，平日，瘪如消了气的皮球。一遇加餐或用“夜班费”吃消夜，便鼓鼓地一点一点往外涨。其实他也吃不了多少。肚子里多半是气体。那气体放出来，快如连珠，响声赶得上迎接外国元首的礼炮。臭味阴阴地散发，弥漫在各人的呼吸道上，令人惨不忍吸。”

十七 江湖之远…………… (203)

汪明生闻声，飞奔过去。推开门，只见姚芳芳已把房闼打扫干净，正躺在床上休息。一只手扬起来，真愣愣地朝上指。原来，这走廊没有天花板，上面是空的，可以直接看见椽子、瓦面。这时，两只猫一般大的老鼠，在房梁上打架。姚芳芳的一声惊喊，竟然没有把它们赶走。汪明生出来了，捡起一块瓦片，奋力掷去，鼠辈们才抱头鼠窜。

十八 春归何处…………… (215)

你的友谊，我将永远珍藏；你的祝福，会跟随在我身旁。不管我到那里，你在何方！？即使我霜染鬓角，你白发苍苍；我都会记住：我们青春的交往！

我衷心祝福你，我的乡间孩子王。

(二十九 双雁成单..... (228)

姚芳芳的游姿很漂亮。尤其是自由泳。修长的手臂扬起来，插入水波，像白天鹅的翅膀在扑扇。并且拚命向前，越游越快。这是从未有过的事。汪明生感到不对劲：这不是游泳，是在发泄！他赶快追上去，见姚芳芳脸色苍白，赶紧把她弄到沙滩上休息。四周静得可怖，姚芳芳突然抱住汪明生，呜咽着说：“明生，我怕。”

二十 艰难竭虑..... (241)

巨大的悲痛是沉默而逐步清晰的。最后必然陷入无法原谅的自责中。其外表给人的印象是神思恍惚，近于痴呆。一个精明强干的汪明生几乎成了植物人。

二十一 劫后余波..... (254)

李腊根不动声色，从身后取出打脚鱼的钢钩，“嗖”地扔出去，钩子钉住红卫兵的旗杆顶，“啪”打个正着。再一拽，那旗就倒了，被李腊根拖了过来。

二十二 飞来的爱..... (266)

最要命的，是她全身雪白。皮肤薄如蝉翼，看得清冰肌玉体下的纹理、脉络。清晰如国画大师的工笔画。她跳跃着。换脚、伸手、套长裤、穿衬衣。一招一式，都像优美的舞蹈。

二十三 经受洗礼..... (278)

胡玉芬为了保障他们爱情的安全性，不致半途而废，几乎用威胁的口吻对比她年长六岁的汪明生下了死命令：“对谁也不许说！”她自己更是守口如瓶。

他们的爱，是绝密的。

二十四 爆炸新闻 (291)

这几日，胡玉芬尝遍新婚的喜悦。他们东湖泛舟，公园赏菊，广场留影，夜来缠绵不已。她白嫩的脸颊沁出滋润的桃花红，不禁想起父亲送她出嫁的话：“只有结了婚，生儿育女，女人才成其为女人。这叫脱胎换骨。”

后记 陈抚生 (303)

一 涉世之初

汪明生得罪张旭日，纯属偶然，也完全是个误会。

1958年4月，田峰乡进行选民登记，乡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张旭日接到乡党委沈书记的电话，说学校里有位老师无选举权。张旭日心情骤紧，汗滴立即从多毛的前额涌出，长长的猩猩般的手指卷曲着，险些儿没捏住听筒。“谁？”“汪明生。”“哦！”张旭日有点暗自庆幸。转而一想，又存几分担心。杜祥贝校长被区委调去搞审干，原校工作由他这个中共候补党员临时负责。候补考察期内，可别出什么政治问题，影响他的前程。沈书记好像猜到他的心事，宽慰道：“不是什么大事，张主任。汪明生要到今年10月才满十八周岁呢！不过，他倒像个神童，小小年纪，就是师范生，当上了吃国家饭的老师。”

听到沈书记的玩笑话，张旭日胃里一股酸水往上涌。妈的，又是一个夸赞汪明生的。

田峰乡中心小学（简称田小）的校舍，用了胡氏宗祠和原乡政府的大小两间平房。去年，乡政府在学校隔壁新建了院子，区里就把这两幢平房拨给了学校。胡氏宗祠过去摆祖宗牌位的地方筑土台，土台下一分为三：两边是教室，中间空地充作礼堂。过前天井，又是两间教室。在这些教室中间，见缝插针般辟出一些小间来，让教员栖身。张旭日住影壁背北厢房。这里外表土墙斑驳，破败颓废，面临长满绿苔的后天井。其实，屋里上有顶棚，下有地板，舒适得很。那两幢平房，横排于胡氏宗祠以北，平房和宗祠之间有点儿空地，盖了一溜偏房。前半截作食堂，后半截隔成四间，用作教师

宿舍。大平房在西,小平房在东。大小平房之间,自然形成小小的院落。小平房主要是学校办公室,只有两间住人。大操场在小平房旁边,直接连着东大门。大平房里有四间教室,两间办公室,四间宿舍。小操场紧挨大平房,靠小操场西边,南北走向排列四间板壁教室。教室旁边,开着学校的西大门。

这就是当时田小的规模。二十多位老师,十多个班,一千多名学生。用杜祥贝校长的话说,已经很不错了。

张旭日在挂着校长室、教导处两块牌子的办公室接完电话,面对桌上的小闹钟发愣。暖春的阳光剥去人们的冬装,也如催化剂般撩拨孤男寡女的情欲。闹钟的长短针指着下午五点。他默默在算计:今天星期五,晚上是党团生活时间。对,现在去找李文英,真是天赐良机。去年9月,李文英揣着师范毕业证和介绍信来田小工作。张旭日褐黄的眼珠就紧紧盯上了她。分配她住在和他仅隔一个天井的南厢房。一年以来,李文英的一举一动,全在张旭日的眼皮底下。李文英个性怪异。沉静少言,一双如浓雾笼罩的大眼,喜怒莫测,整日穿一件宽大的中山装,丰满的前胸依然挺得高高,惹得二十八岁的张旭日想入非非。这位青年女教师清晨六点起床(春夏提早半小时)穿红或蓝运动衫出去锻炼。晴天跑出校门,沿赣江棉纺织印染厂(简称赣纺)的围墙直奔富大圩堤,然后穿过田峰街道返校,约八百米左右。雨天便在天井边的屋檐下跳绳。六点半,端脸盆洗漱,七点,去食堂吃早餐。七点半,她准去办公室,或以班主任的身份,站在她那个班教室门口,监管学生早读。上课进教室,下课回办公室。一丝不苟地备课改作业,从不和同事多说一句话,包括对他张旭日这样的学校领导也是一视同仁。

这很伤脑筋。接近她几乎找不到任何借口。

不过,天无绝人之路。李文英出生于教师世家。父亲当一辈子教书匠,对子女要求很严。她长兄已经入党,二哥是团支委,她自然不能落后。本学期刚开学,她郑重其事地向组织递交了入团

申请书。张旭日欣喜若狂的程度不亚于阿里巴巴的芝麻开门。李文英要求入团，必先过他的关。他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和机会单独和李文英在一起。他开始一本正经地找她个别谈话。然而，首次接触竟显得十分笨拙。李文英坐在他对面，接受他代表团组织给予的帮助。那畏惧、虔诚的神态，倒把张旭日的非分之想压住了。不得不正襟危坐，侃了一通大道理。刚一停嘴，李文英便说：“张主任，我可以走了吗？”简直大煞风景。今天下午的五点钟，对张旭日真是天时地利。他可以告诉李文英，晚上的团支部大会就要讨论她的人团申请；谈话的地点，也不要再在办公室，而是去她屋里。李文英的闺房，张旭日有贼心无贼胆，从未得以入内。如果造化得好，那么——胡氏宗祠这边，学生们都放了学（老师全在那边的办公室）肯定空荡荡、静悄悄的没有人——情况还可以更进一步发展了。张旭日眼前晃动着李文英鼓鼓的胸脯，近于淫邪的笑意从嘴角边慢慢扯开。他迈动着和人类相去甚远的罗圈腿，打算去找李文英了。刚出办公室，一对男女青年教师从大平房旁迎面而来。这是热恋中的龚云生、江丽真。两人同是1956年的师范毕业生。龚云生英俊漂亮，江丽真工于心计，一眨眼的功夫好像有几年的恋情了。让张旭日艳羡不已。江丽真小眼睛，长鼻子，算不上好看，但白得像一大堆璀璨的银子。俗话说：“一白遮百丑”，和龚云生好上后，变得更加妩媚动人。“爱情使人变美！”连张旭日也懂得这个。

“张主任，您好。”龚云生彬彬有礼。

“张主任，找李文英呀！她在汪明生那里。”乖巧的江丽真一句话戳到他心坎上。

“噢，不找她。刚才乡党委沈书记来电话，说汪明生的选举权问题。我去找明生落实一下。”张旭日讪讪地答腔，公鸭嗓子更嘶哑了。

汪明生个头魁梧伟岸，国字脸，高鼻梁，一笑两个大酒窝，不笑

两个小酒窝；一双圆眼睛老觉得你在他的视野里。即使轻言细语，那润润的男中音也好听极了。他出口成章，妙语联珠，他妈的真招人喜欢；尤其招女人喜欢。上个月，杜祥贝校长从区里打来电话，说省里师范学校分给郊区十名毕业生，照顾我们一个尖子，叫汪明生的。这次上级从应届秋季毕业的一百名学生中挑出五十名提前毕业，充实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后而大量缺人的教育战线，汪明生是其中之一。区里让他到田小，是对田小的关怀、支持。要好好接待，注意培养。张旭日不敢怠慢。汪明生一来报到，就让他搬进原先乡党委沈书记住的单间宿舍。这房子开窗即见学校的试验田。根据今年的勤工俭学计划，试验田中间栽莲藕、四周插秧。过不上两个月，稻花、荷莲清香扑鼻，那景致可是心旷神怡啊！室内三合土地面平整如镜，桌椅床灯一应俱全。汪明生那小子却反应平常，只顾收拾整理，连个谢字也没有。令人眼馋的是：李文英、郁妙果、江丽真、魏雯雯一伙年轻女老师，都跑去帮忙。连身为教导处副主任的柳亭如柳老太婆也颠着一双解放脚来凑热闹。一会儿便把小伙子的卧室布置得花枝招展，处处留下女性关照的痕迹。更叫人困惑的是：一向不爱交际的李文英，有事没事总往汪明生的房间跑。看，这又在他那里。张旭日的胸前像塞了一只毛茸茸的黑猫，那猫正用利爪撕扯他的心。

汪明生忙着往竹书架上摆自己的书。他很快就发现什么也干不成。李文英在他的书堆里发出阵阵惊呼：“啊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！这书太好了。我来找找那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，哦，在这里。‘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来度过：当回首往事时，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……’啊，《牛虻》这本书，我最喜欢。牛虻年轻的时候被他尊敬的人欺骗，愤而伪装自杀，逃出去吃了不少苦，九死一生，十三年后，成为坚强的革命者，回到意大利，又遇见了他心爱的姑娘……啊，《复活》！……”反正，她见一本书，就要“啊”一声，翻阅一番，评论一番，感叹一番。